

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

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

四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1}{8}$ · 字数 18,000

1963 年 10 月第 1 版

196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66 定价 (四) 0.12 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偉大的革命風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鮮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鎮压下，曾經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經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連天的前綫。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統治，在有些国家已經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搖搖欲墜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統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們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凱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風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偉大

的革命風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說：“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說：“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說：“这是造反，这是不許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說：“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銳問題采取什么态度，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現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計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們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門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們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論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視和否定的态度，他們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許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問題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錯誤观点辯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問題上的

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場。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苏共領導在民族解放运动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偉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說，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經結束了呢？

我們认为，不能这样說。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沒有結束。

但是，苏共領導却經常散布一种論調，好像在今天的世界，殖民主义已經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們強調說，“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屬安哥拉、莫三鼻給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殘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許多国家並沒有完全摆脱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們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場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搖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們所培养的代理人，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門走了狼，后門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的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說：“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大得多、殘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的投資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貴产品的购买者”。“金錢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块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謂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絕沒有放棄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統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們所選擇和

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組織軍事集团，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經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等方式，繼續把这些国家作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应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奪这些国家的財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們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对这些国家进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对这些国家的統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軍事政变，进行顛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險、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請問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說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給自己的謊言辯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們說，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說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嗎？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論点，并不能給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論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

國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對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義剝削”，他們“企圖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把經濟控制和政治影響的命脈保持在自己手裡”。在這裡，聲明揭露的東西，恰恰是蘇共領導力圖掩飾的東西。

蘇共領導還製造了一個“理論”，說什麼民族解放運動進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務為中心的“新的階段”。他們認為，“從前，鬥爭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開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務”和“進一步發展革命的基本環節”。

民族解放運動是進入了新的階段。但是，這個新階段絕不是像蘇共領導所說的那種“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覺醒，革命運動空前高漲，迫切要求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他們國家中的勢力，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徹底獨立。這些國家面臨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務，仍然是進一步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這個鬥爭，仍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領域內劇烈地進行着。這些各個領域內的鬥爭，仍然集中表現為政治鬥爭，並且往往在帝國主義進行直接的或者間接的武裝鎮壓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武裝鬥爭。新獨立國家，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是很重要的。但是，這個任務絕不能離開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

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
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
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
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
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
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
运动的中心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
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
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
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
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
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
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

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

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

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饉、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中說：“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誰来消除呢？”

这句话問得实在离奇！在赫魯曉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魯曉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們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們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會議的代表发出呼吁：讓我們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驟，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規律的历史进程。”可見，赫魯曉夫所說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詞。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統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給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們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棄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賜給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論，一切革命主張，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須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計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人民放棄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們虽然口头上說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們在革命風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論”，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魯曉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們要頑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魯曉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棄了共产党人必須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們的刺刀进行殘暴統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連綿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計劃。赫魯曉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須“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說，是借維護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錯誤观点和錯誤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棄爭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

赫魯曉夫在致卡薩武布和盧蒙巴的電報中竟然說，“聯合國安理會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蘇聯的報刊不斷地贊揚聯合國“幫助剛果共和國政府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期待聯合國“採取堅決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蘇聯政府兩次發表的聲明，還為鎮壓剛果人民的聯合國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蘇共領導又推動基贊加去參加在聯合國軍“保護”下召開的剛果議會和參加傀儡政府。蘇共領導當時竟然欺騙說，剛果議會的召開是“年輕共和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勝利”。

事實很清楚，蘇共領導的這些錯誤政策給美帝國主義侵略剛果幫了大忙。盧蒙巴被殺害，基贊加被拘禁，許多愛國者遭到迫害，剛果民族獨立鬥爭遇到挫折，對於這些，蘇共領導難道一點也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當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

蘇共領導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言行，遭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蘇共領導並沒有從這裡得出必要的教訓，改變他們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進行一系列誣蔑和攻擊。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新